

李奎元文论集



香港华文出版公司

李奎元文论集

●香港华文出版公司

李奎元文论集

香港华文出版公司出版

(香港九龙红磡街 15 号二楼日座)

香港华文出版公司发行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5 千字

1993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62-547-45-26

定价：港币肆圆 人民币：3.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小传

李奎元，一九四一年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中桥镇东南庄。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先任记者，后为党政机关干部，现任山东省威海市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威海市文联副主席。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会员、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等。其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辞典》、《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名人总鉴》等。



目 录

| | |
|----------------|-------|
| 文艺必须有批评 | (1) |
| 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 (6) |
| 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 | (10) |
| 文艺是属于人民的 | (12) |
| 建设精神文明 文艺大有作为 | (14) |
| 也要发扬革命浪漫主义传统 | (16) |
| 应该描写“想要看到的样子” | (30) |
| “爱情描写”琐谈 | (36) |
| 要重视细节描写 | (44) |
| 简论张养浩的散曲特点 | (51) |
| 一部感人奋进的好电影 | (53) |
| 在塑造形象上多下功夫 | (60) |
| 金色的人生答卷 | (65) |
| 展现希望的浑金璞玉 | (68) |
| 撷取事件至关重要 | (75) |
| 要写最熟悉的人和事 | (78) |
| 排沙拣金 形象生动 | (80) |
| 诗情画意 小巧玲珑 | (92) |
| 熠熠生辉的民族之魂 | (93) |
| 深炼意 重韵味 | (95) |
| 崇高的品格 伟岸的形象 | (96) |
| 壮歌一曲告国人 | (98) |
| 良好的开端 | (104) |

| | |
|-------------------|-------|
| 《苏醒》中的两点糊涂 | (106) |
| 要讲究艺术真实和社会效果 | (107) |
| 《刘玉礼剧本集》序 | (112) |
| 《威海剧本选》前言 | (114) |
| 于殿蛤中觅珍珠 | (115) |
| 《乳山颂歌联选集》序 | (117) |
| 浅谈山东地方风物传说故事的几个特点 | (118) |
| 要重视民间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 | (135) |
| 民间传说故事的语言写作 | (141) |
| 按客观要求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 | (143) |
| 威海民间传说故事概览 | (149) |
| 威海民间歌谣概览 | (156) |
| 威海民间谚语概说 | (163) |
| 威海民间歌后语概说 | (171) |
| 浅议新形势下群众文化的新特点 | (178) |
| 要为群众喜闻乐见 | (182) |
| 仍须在普及基础上提高 | (184) |
| 摆正位置 重视人才 振兴文艺事业 | (186) |
| 后记 | (195) |

文艺必须有批评

鲁迅先生指出：“文艺必须有批评。”

开展和活跃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工作，指导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当务之急。文艺批评对于总结文艺创作经验教训，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帮助读者、观众正确理解、欣赏作品和演出，都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批评与创作，是相辅相成、一同前进的，就象一车的双轮、一鸟的双翼。有文艺创作就必然有文艺批评；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创作就难以发展和提高。

文艺批评既然如此重要，就必须切实加以重视和提倡，使之不断加强和更加活跃起来。应该看到，前段时间，文艺批评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迅猛发展的文艺创作比较起来，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说来，还是落后的，不适应的，而且质量也是高低不一的。一般说来，大多数文艺批评还是好的，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引人注目的、高质量的文艺批评，还是很少的。鲁迅说：“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前段确有极少数文艺批评有失于偏颇，或为不切实际的庸俗捧场，或为粗暴的感情用事的攻讦，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需要加以纠正。实践证明，正确的、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文艺批评，应该是健全的、科学的。

首先，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体系为指针。在迄今为止的文艺史上，在关于文艺理论的各种学说和学派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最科学、最正确、最完整、最具有战斗性的文艺理论体系。它是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文

艺现象的科学工具，是与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是指导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的思想与行动的指南。它要求文艺批评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全面分析的、平等的、励志式的、民主讨论的正确方法对待作家和作品，以总结经验，肯定成绩、优点，批评缺点、错误。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学会无产阶级导师观察、分析、判断文艺现象的基本立场、方法，这是搞好文艺批评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群众路线，采取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方法。这就需要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搞四化建设的利益和要求出发，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就既要坚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又要避免无要求、无引导、无批评的“三无”现象；既要采取“放”的方针，不搞一言堂、一窝蜂“一边倒”，又要坚持“争”的原则，不搞随声附和、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要做到有批评，也允许反批评；要有互相批评，也要有自我批评。要坚持文艺批评的群众性，实行专家与群众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尊重，一定要认真听；专家的话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对待。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作品的好坏，不能由某个或某几个权威人士一句话或一种意见拍板定案，也不能由某个或某几个报刊的一篇或几篇文章作为定论。我们一定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充分发扬艺术民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始终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小人物与大作家，大评论家与无名之士，领导与群众，专业评论家与业余评论工作者，都应

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切磋，平等商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任何人搞文艺批评，都要象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打铁，不要打人。要按照鲁迅所说的去做：“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浇灌佳花——佳花的苗。”要讲“诱掖奖劝”。对好的作品要表扬，不成熟的作品要扶植；不好的作品要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要做到“知人论世”。“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不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人处事，好搞极端。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尚有一些文艺工作者，仍然心有余悸，对文艺批评很敏感。我们开展文艺批评时，既要积极，又要慎重。不可简单从事，鲁莽为之。简单粗暴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再次 文艺批评一般应在美学范围内进行，要在美学理论的深度上下功夫。对于文艺作品的是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来衡量，按照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来评判，才能做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我们知道，文艺批评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当然，在对文艺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与评论、判断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与当时出现的社会思潮和产生的思想倾向相联系的文艺思潮和倾向。但即使如此，文艺批评也决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定义出发，或者依赖行政干预，采用“政治判决”的方式。（诚然，必要的行政干预还是需要的。）也不能完全离开艺术形式的分析，只求作品的思想性、倾向性。文艺创作是个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文艺作品是按照艺术规律创作出来的精神产品。文艺批评应该从艺术形象的整体出发，在美学范围内，根据艺术创作规律和审美观点，充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对作品的题材选择、主题提炼、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

技巧,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和政治倾向、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乃至社会效果等,从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角度,做出全面的或者是有所侧重的、或者是某一方面的评论。“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最后做出切合实际乃至恰到好处的、正确而公正的评价。如能在美学理论的深度上用气力,施展洞察幽微或高瞻远瞩的本领,努力发掘作品中更有价值的、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成分,进而探寻出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中的某种倾向性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面,总结并提出独具慧眼的、属于真知灼见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那就更好了,那样,文艺批评的水平就更高了,作用也就更大了。

对不够成熟的作品,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文艺批评家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对人民负责和对作者负责的原则,用科学的态度进行中肯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作者,应该欢迎批评,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决不能把必要的、正确的批评,笼统地视为“棍子”、“棒子”,一律拒之门外。鲁迅曾把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比做“厨师和食客”的关系,这是很形象、很生动的。作家和批评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他们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作家和批评家应该是同志和战友。批评家对于作家是必不可少的良师益友。作家应以“闻过则喜”的态度,真诚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择其善者而从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十年内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搞得“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抓住片言只语,任意扩大,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罗织罪名,疯狂地进行打击、迫害,其罪行令人发指,其恶果触目惊心。那时,所谓批评就是批判,而批判就是

“打棍子”；“棍子”同专门打人、整人、置人于死地是同义语。现在我们决不能重蹈简单粗暴、群起围攻、搞“批判运动”的覆辙。问题在子，目前有那么一些同志，身上存在着“骄”、“娇”二气，傲然对人，只许对其哄与捧；明明有缺点、错误，有的甚至有意无意地在搞摆脱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自由化，已经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也不让批评；谁要批评他们，他们就说“棍子又回来了！”一见批评就斥为“棍子”，这显然是不对的。把正常的批评当成“棍子”，就等于放弃和取消批评。把批评和“棍子”一起扔掉，就等于倒污水时连同婴儿也一起倒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难。有时甚至谁受到批评，有的人不问是非曲直，就同情谁。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的，是有害的。要知道，“棍子”是过火斗争、无情打击的产物，绝不是我们提倡的批评。今后谁若用“棍子”打人，谁就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和抵制。“打棍子”肯定是不得人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弄清楚，批评和“棍子”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绝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东西，对于不良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决不能表现出涣散软弱的状态，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麻木不仁，让其自由泛滥；而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认真对待，及时地、理直气壮地、有说服力地进行批评，并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克服。无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抓好文艺创作的同时，抓好文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能不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原载《泉城》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期。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四化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如此好的形势，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更好地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迈开坚实有力的步伐，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创造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艺创作要前进，要发展，作家们应该进一步明确的一个根本问题，便是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的作家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艺创作，其担负的社会责任，决定了他们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便不会有正确的出路，而最终误入歧途。

要保证和坚持文艺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作家们就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知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全民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我党我国不可动摇的基石，这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四项基本原则，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每个党员、每个同志，都应该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原则，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尽心尽力。但有少数党员，包

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一个时期里借改革、开放之机，发表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否定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鼓吹“全盘西化”，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泛滥起来。这件事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很大，它干扰了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干扰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损害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问题上，都存有某些旗帜不鲜明、思想不清醒的状况，甚至有的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动摇了一些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混淆了他们的思想，涣散了他们的斗志，从而妨害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而采取恰当地、切实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要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繁荣和提高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作家们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的作家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能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对错综纷纭的大千世界，对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概括，得

出正确的结论和认识。只有这样，作家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文艺批评家撰写的文艺评论文章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是好的、正确的。否则，不是有偏颇，就是有错误，这就必然要遭到人民的批评和反对。

要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力求生产出最好的精神食粮，作家们就要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知道，社会主义作家的创作，不是他个人的事业，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作家作为受人尊崇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其一生的劳动创造，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们对党和人民、对党领导人民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还是有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就是要看对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凡是在作品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色彩斑烂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能给人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鼓舞和激励，便是成功的，一定会受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们的欢迎和称赞。那种忽视作品的思想内容，或者作品中反映的思想倾向有缺点、错误；那种忽视或远离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无视他们创造的轰轰烈烈的业绩，只表现可怜的狭小天地和不足称道的个人情感；那种乱写乱编粗俗低下、污染人们心灵的东西，等等，都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应该而且必须加以克服。

特别应该指出，从事文艺创作的党员作家们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不断进行党性锻炼。他们应该明确，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

一个作家。党员作家所应遵守的政治纪律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对四项基本原则采取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党员作家的党性纯不纯、政治纪律强不强的根本标志。对四项基本原则怀疑、动摇，甚至反对，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立场，是党的政治纪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党员作家在任何时候，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决不允许发表与中央决定和决议相违反的文章，决不允许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与中央的路线、方针不一致的作品。这是否就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呢？不是的。“双百”方针从来就是我们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实行下去。党员作家和其他作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都可以享受充分的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文艺创作和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让我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奉献给人民，奉献给党。

（原载《泉城》）



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

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就指出，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充分肯定并一直坚持了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认为革命文艺应该而且必须为我们党的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明确提出，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一定要为新时期的总任务——四化建设服务。几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比较自觉地坚持了文艺的党性原则，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认为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过时了”、“不应该再提了”；有的认为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一种“限制”，会“妨碍”文艺创作自由。这些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与无产阶级文学和工人阶级政党同存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来就要求它领导的文艺一定要成为党的文艺，从来就把文艺事业看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很需要我们的文艺充分反映新的时代风貌，生动描绘四化建设的壮丽情景，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业者，以激励、鼓舞人们英勇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文学的党性原则决不是不该“再提”的“过时”口号，而是必须进一步坚持。

文学的党性原则，有利于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和指引

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认清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判断，以端正文艺创作思想。列宁在谈到革命文学的党性时，曾明确指出：“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就是说，文学的党性原则决不会“限制”、“妨碍”创作自由，相反，它会使文艺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发挥。至于打着要“创作自由”的幌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我们用文学的党性原则来“限制”他一下，把他拉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要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强不强，就看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高不高，特别要看到是否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是否拥护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看他的言论和行动对四化有利还是有害。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从事艺术实践，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做出贡献。

（原载《大众日报》）